

123  
5  
24

江戸繁昌記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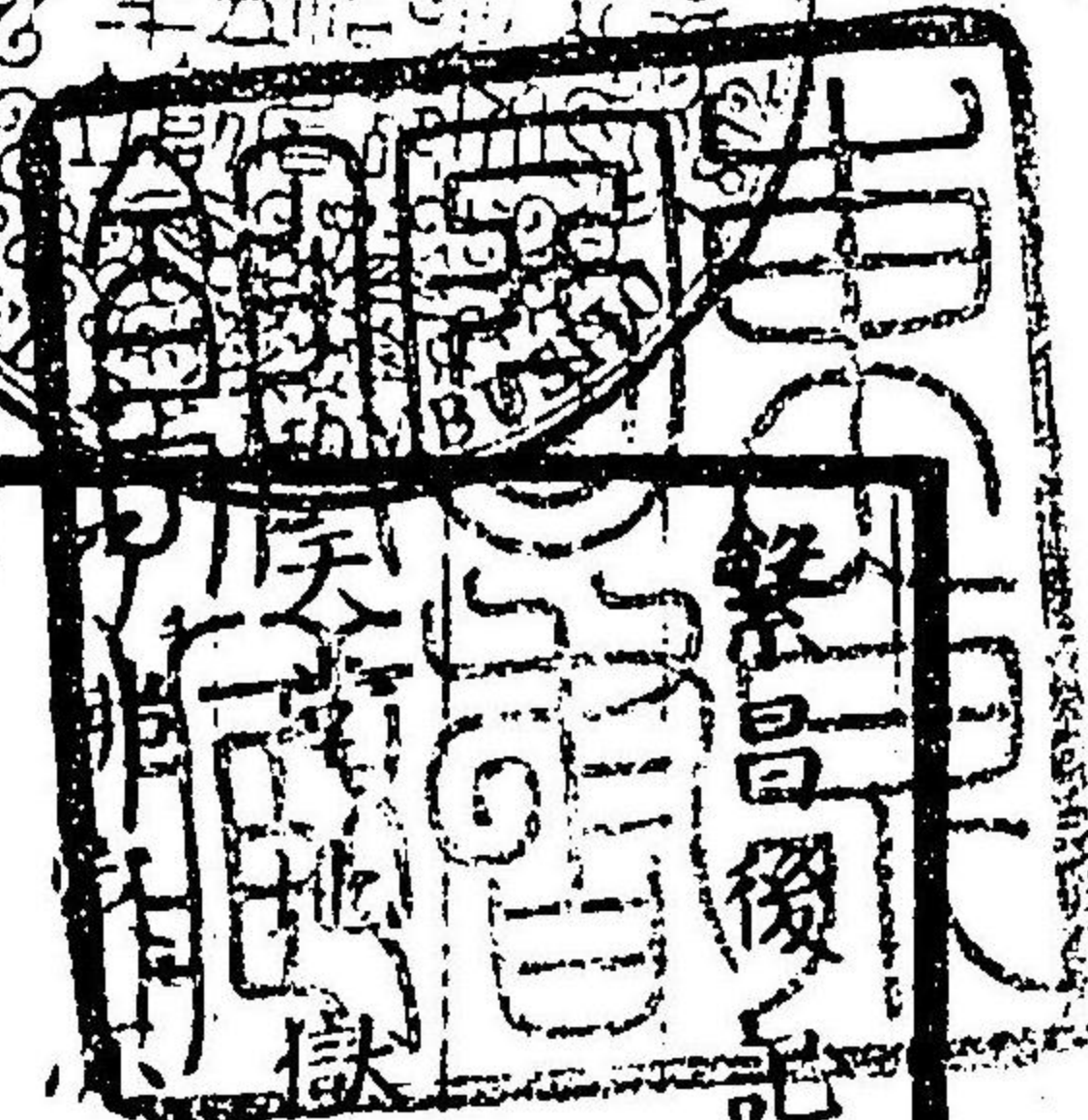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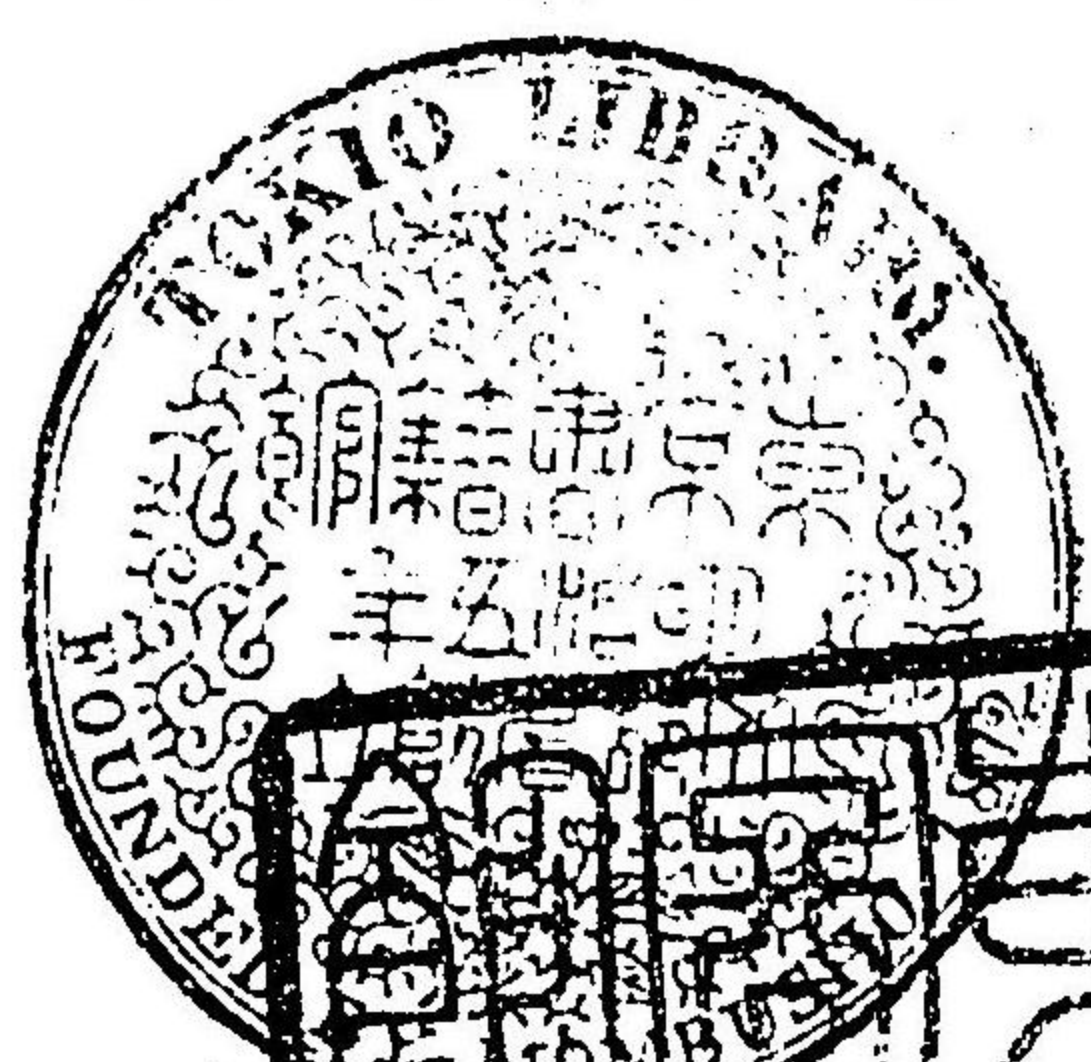
繁昌記

六篇

24

123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九         | 二 | 二 | 和 書 門 |
| 冊         | 號 | 函 | 小 說 類 |



明治十年交換

經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墮地獄蓋心外無大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成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婆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力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亂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斂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

都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亂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声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斂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闍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繫鉄地以繫鉄繩縱橫縛身以繫鉄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監罪人令負鉄山從繩上行遙落鉄鑊摧者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極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久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半手執器械駭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体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賤罪人叫声何不来近何不来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手哭，沒有救之時，月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感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顏立見之於前，爽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委諸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家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皮穿，膿流無量，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齶體各異，在處風吹日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慈心都罷，如不見糞，猶能噉飯，忍聞臭氣，即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聚屎粉覆其上，願子觀此相，除惑抱臭，散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哂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美醜，俱屬瓶糞，惡娼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一，乃與其嗜，搵女寧撫毛，播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欤？予嘆曰：無緣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錘開口，而灌洋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烏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甚苦。烏，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番牌，事並見前篇亦苦也哉。肩樂夫之前叫，後喚，車刀子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喚，油，晝則叫體，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粉，叫歌曲，叫按，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迨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兩賣，喂薯，孤叟，夜雪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烏彼則固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飢這箇貧儒，叫喚地。

人之遊，推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肩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翰更來，又幾杯，家姬按曲，喝米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滿碗，酒滄，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纏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焉既而寔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眩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骨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與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未  
搯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甚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推待就伴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拜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與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燦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情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開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俟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鉄煎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內七鉄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契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披衣之苦，未至凍死，有乏米之患，未及餓殍，雖貧有舍，雖敝有褐，飯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万，但不幸幼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問耳，既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大處，適丐人過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辱並惱人，辱於利見，括於名爲縛，寵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絀，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有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寵，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桎，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裏孰得我自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念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晝則奔  
走，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淡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儘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鐵斧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裂燒來，獄卒驅  
炎煖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自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由旬，縶那驛，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巖。

一路極峻，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險  
阻，闇黑，又沒肩輿，可傭，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有個封侯跟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地，爬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著身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看時，誰思生時所寵，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刻剝立制，苛察徵稅，一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了命數，大折稟館，及至蓋棺，方纔覺悟，奈一旦命絕。

百悔難追，今乃臨此水，如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說，且慚且泣，嗔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刀段，猶不足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冥路，待到那琰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大大罪過擔當。臣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京闈人將死，其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方却受楚，以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我，起之在我，推比前朝發起此氣，好生將世子，只啗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使腹心

某等在朝，昼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巨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漢那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幸怎先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有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姦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狹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剗剗有報罪網，羊脫爲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衙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剗立威，遂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我衆哩？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得二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鮓面，饒之衆怒，嘴道：幽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來到好像捉對  
蚤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即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戀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承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隨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無個午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薦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選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薦得能到那層天齊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筆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必釋塵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聾了。郎  
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會拊脾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內，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墮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重賂放大罪，又因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目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唱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答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着個壯夫慌々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擋，不過四散。五走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當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看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罹  
難，看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出憐。」太醫回道：「好職  
係，司命何惜此乎？」卜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鬼帝王錯，刺事維異，死則一應報恩，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終好顧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出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止知身已即在，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叔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爲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界。程子云  
學者於叔氏之說，直須如遙声義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磕頭，拜了數番，願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死用思我為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叙，或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推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刃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手道：「果來矣，彼所著繁昌記，諧譁無禮極，口罵甚，果然獲罪於聖人，雖倭佛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報，聲韻時有個存生，站住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有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兼懸之，樹抄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羸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也。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踰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廢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謂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下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与？然其據山林，屬佛在垂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通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糶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因買藥錢，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開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驅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蠲柱一般也，似及到易簣，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色中偷人之妻，最是大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贏毀到細小如針，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凍西向來苦我也，在這東西思宜，趁早絕了，本實先，撇淫苦有方，其如我何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翁觀一觀了，就摩頂，放踵，喝采道：「好凍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非尋斧鉞，爭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摩撫一遍，嘆道：「荀將脫，籜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双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拚命待抽，蕩子鬻了眉兒，叫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爭怎拔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蕩子道：呸！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履吃菲，一生守錢，半文不花，看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苛約立法，羊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力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子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秋尊絕人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嫂個妾，始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閒空，幾夜過，豈可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可恨，因請拙老，推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玉，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裡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麼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洵然一声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點立顧眄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下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算，苦心曲贖，忍寒送暖，度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等臆計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搶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笑，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妓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然，怎麼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縊者引了頸頭，面貌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顏色或者爲他人。妓道：怎不及。郎道：及即死，所以不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說馬並回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柳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喚一聲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廳和尚忙納頭拜了上肩仰之何計

六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開侯偶們通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發禿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巖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蹶過內中一人凭着欄干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看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闊狹則闊狹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并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下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乃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束手看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比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當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不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麼

幾個催行地站住，岸邊點了橋上渡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蓋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叟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養，遺骸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六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壽蓋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趣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頭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設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當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煩為如々，不動履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晚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教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為仁義認人倫所以為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其徒誇詡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其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僅

僕以術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其也外面矜持內行汗穢非如其也況豈肯為說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為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為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喝采之声掀先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一標人物婆年紀方二八不覺者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少為親鬻身為

妓潤花以來小心陪客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杖  
口道可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丈夫也好嫁巨室稱縵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宜鮮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襖衣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着個罪人幾稍歛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護寒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朋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雉膏披  
鶴氅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辭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炉火慢々の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爲裸者得。腰下內衫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私窠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弄敗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剗間寧。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回。父母之心，翁在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鮮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是露出那千人愛，万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着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婆叫声道：欸，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三步爲一步，好像鞠躬奉主，樣子婆急得，叫道：快，快，快。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快，快。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夕墜  
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美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處棄了一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  
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避住了道休々  
々常言道夫婦執爭狗兒也不吃着外欠六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首數個  
罪人簇之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裡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  
命生肯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一擲百力呼駢叫  
梟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褫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几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物便道

你筋骨不允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留脚幫婆家務寒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其叩謝道得此撻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說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抬頭喝道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後羊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羊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而幾條祭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着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諷休諷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羊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上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看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聲。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發你呵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覷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一手不學。猶拔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誠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各。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模。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托。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商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誠算一算來商笑道對帳步算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曾上牛裏過不知乘除為何也身為高買富等封侯單了陶朱架了倚頭穿錦吃玉養翠畜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得况大夫况上今日七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試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々君放心琰王帳前從宜方便好々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商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撤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娑婆世界近日有何奇賞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之賊某來飢晴聚一時間關天開地豈不一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京地億万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123  
9  
24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相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七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檢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戶何如賓道有々話入港小思忙々跑來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詳

江戸繁昌後記初篇終

學  
目  
記

123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九         | 二 | 六 | 小<br>說<br>類 |
| 五         | 二 | 六 |             |
| 冊         | 號 | 架 | 函           |

七



明治十年交換

序  
書者下  
嗚呼  
吾人  
乃身  
先求  
不能  
之賦  
梅  
白  
其  
而  
且  
始  
終  
都  
長

五至人屬畫師美酒  
費詩約老毫自能我  
筆一孰得子先風情  
後何可已擊而我誠可  
克也亦多如畫月守待  
將寤雪畫來首共諸  
子講經義深素氣

恬之味親細酌香傳至  
身動筆筆一垣思記亦  
間見代梅花之賦後之  
賢見在領彼之可自無而情  
我可意往子往大野昭純  
小島互索古舟一報德  
身時中一石回音滋味為

吾國乃有竹入穀耳西口也  
安以三系去

了於新老人識

吉伯生書



新戶繁昌記

江戸癡人

静軒著



新戶繁昌記

越之為州 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沃土千里百  
山嶺自海崛起橫絕州之中央嶺北隔十數

驛彌彦角田兩岳屹立從空阿賀川自奧來信濃川自

信至開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戶而入海新戶原一

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拓明曆年間民

棄原村徙焉詳原村今不當時開奔者三氏曰齋藤曰宮

川曰伊藤今伊藤氏太平之澤被及海隅入戶漸密生齒

漸滋萬治年中開渠控信濃川豎三橫五以界坊船隻

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為頭北為尾五道分達西

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櫛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為驛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或曰極東一道曰他門坊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捺林曰毘沙門人戶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推出推即海佐渡島可撫矣是此港之聚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錚者聚居焉屋宇寬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幙深垂錦褥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並選歌妓居實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肯定情以故衆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意氣而名躁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錚者住熊谷

坊不主歌曲多接船客早濬妓所聚曰脫奔小路略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嫖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娼妓寡婦無依者陪酒奉情是為土妓之起本今則後家殆絕種世所謂八百八孀存名耳鄉典不使被薦穿美服後家則剃眉別之八百之稱今不詳其由或言取諸八千八水或言不過稱數之多與呼菜肆曰八百同或然矣妓惶齒為重典衣飾一新壽儀之費槩上百金云

燈節

漢土以三元正月七月為燈節趙宋之世殊重之而正月最盛皇朝張燈單用七月稱照祖先冥途益出於

浮屠氏蘭盆之說而與漢異義江都吉原街彩燈雖起於妓玉菊之事亦緣蘭盆之義諸方海口鬪燈稱港祭新戶燈節是也亦用七月自朔至七日每坊製一大燈爭出新奇數人舉移檣鼓取勢闐肆廢市設金屏風鋪紅氍毹排宴觴客畫間用山棚代燈夜分殊雜沓人影闐街鼓聲轟天所謂不夜城燃萬枝之燈欠五更之眠第七日盡集衙門外遂循行坊間出海濱而罷至濱則天明

盆踊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樂舞蹈蓋昔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新衣

爭美粧束紅聯紫翹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戲萬變盡態其揮手扭腳履矩合節千亦一身萬亦一態堪取賞觀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為引大家從和千亦一喉萬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兮白山祠家業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濫所謂桑間能蕩人心邂逅相遇適我願米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子必携狎妓往鴛鴦顧步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驕奢土俗之習不止幼穉少年爺亦狂婆亦顛連僧連祝恚心也似莫不入黷貧不能爭美者俗而臂袈裟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籠或被蒙薦奇怪百出箇箇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取重者坐宴不出酒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

橋將蹋頰三十餘坊危顛覆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蓋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温藉略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温而無妬縱情客薄倖此則與江都反捉負心加呵罰典衣領送情實無有也某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雅冊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鴛母冷值不可予曰其職亦由夫不共何然某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值不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素餐不知農食力予曰善

妓之母大概假母真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數倫下令禁售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萬俗之結習有理難推者聞與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育伯仲雖富戶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反處女受胎雖不知其所私為誰亦必舉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與然則佛之利益亦大獨怪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彌陀是亦數倫之大者比售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蓋多矣故曰禮從俗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坊  
記云蕪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  
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  
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銀燭吐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璣雜排紅鬢次獻傑  
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樽飛兒觴粉頰圍繞幫間笑調  
絲聲動鼓韻發箇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袖鸞飄  
鳧趨鶴驚旋轉迴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影降洛妃  
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鼙鼓再响客  
既爛醉了鬢扶起方纔倒寢快送清涼水旋圍金屏風  
妓言別來何濶今日甚風吹送客言前月領下編戶爭

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又遇暴漲突壩督人  
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  
參府何思獻金之報準士格許雙刀他照銀兩多寡賞  
賜有差拜恩歸大開壽宴饗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  
困亦甚死以不得空妓言這等改咩汝府君盟果不冷  
奴家亦叫太太容言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  
人宜預取重勿輕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得壁間幅軸現  
出數行文字來客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熟  
開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韻除晚轟歌吹之海脂  
粉鄉嬌模嬌揀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中有種

老娼妓所謂八百八家孀婦淡粧娘濃抹嬋妍鬪  
媚綺羅香洞房春暖駕鴛鴦被流連莫箇不倒囊誰憐  
老客情境冷且呼一杯潤枯腸孤枕支醉夢易驚絲  
聲猶攪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死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疎  
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錮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  
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  
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能堪否猶可憐

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  
之坊內爲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冥中招罪不  
知養阿喬爲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閑

來供具易辨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廟容進妓乃縱  
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爲令久  
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三典中爲諸妓所養  
養必踰廟容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粧楚楚新衣生采光廟容誰知來格  
夜枕邊燒盡返魂香

### 熊谷巷

船向港落帆噫嗚一聲早拋下鑊鉤來長年拜船神罷  
言萬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顧炊夫言趁早叫他  
來夫領命急下脚船鑽入渠內催督妓某等率去還撥

只看美人落天，播帆始春。桃娒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萬福，長年言纔過一年。汝等面貌並多，生數莫招媳婦麼？妓言：是是，既看過數孫兒，子滿枝多，朝詭間絲曲競起，傾倒杯樽，想是粉香惱殺波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達堂寺井一絕云。

港口濤驚捲晚潮，漁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爲海，何事商帆爭擲錨。

暇庵小島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力健，黃金原比鍊錨輕。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來。

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客唱諾去，會一老人過，妓揪住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供養，不依分說將捉他收門，老人拚命脫奔。

###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寬，祠宇頗宏，神柱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櫓枝送，咿啞之响，掉歌傳于喁之韻，蘆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想矣。一庵石田詩云。

神威鎮土，肅香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內置照夜燈，為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羿之穀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有詩云：

或訝龍燈湧，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緋海棠，醉嬌櫻，媚紅藥，牡丹取次占春。北地則花信不能應，曆千紫萬紅一餉簇發。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一槩供閱。各選宜審，要嫌孤寒，一閱宜熟，不免略脫兩全，不得雙美難舉，理所然也。顧夫少壯主情，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娛眼，豈惜略脫我互舍彼，取此老頽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熱，開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妝，衣飾鬪美，千艷萬嬌，結伴往賽羅繖，張碧臘，展鳴玉，步步生香，隊隊吐彩，顧盼翔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爭攔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麗，桃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隲，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揉，東里氏詩云。

發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隲，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揉，東里氏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狂。這回衣帶多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本日妓粧舉體一新，纔不褻皮，預裁之於客歲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之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達之，其最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斥，文人遊新斥，不得不作詩，聞朽木如亭寓新斥最久，蓋製作多有，而今不能復多，得纔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爲六街。海口波平吞溱舶，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膽蟹螯開

酒懷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一新。此境于今猶入夢，時追七十四橋風。

詩佛寄如亭一絕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意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風吟木新斥雜咏鈔一云

燈光萬點沸歡聲，月上滿街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散，婆娑弄影向場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舟往。其間殆爲汴河之想，千枝翠春夜之烟，萬條遮夏晚之月，暖景涼光最可於人。

半山氏毛利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艷陽天多情垂柳多情  
水水送船來柳繫船

修眉展黛細腰逞態惹財主之惠風雲嬌客之恩露長  
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冥妓山氏沼口有詩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孀何所  
是柳濛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絕云

酒戰樓樓無不酣柳枝遮船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  
數數到衰釵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邪巷創於貞享四年詎今九百七

十五年克庵氏高橋詩云

寶爐猶暖曩雲重翡翠帳中鸞睡濃一枕驚回合歡  
夢摩沙邪巷五更鐘

###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醉例擲三  
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值之賤可以考古也今則妓送客  
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云想是其奉杯獻笑啼粧  
愁眉使客不勝戀戀之情繡被復煖錦囊終寒勇於割  
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鄉之客一  
別萬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梳未盡猶遣他穿一

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被藍山氏誘而遊為亭臨信濃川彌彥角田二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逝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饌盃三獻亭鶯歌一疊滄沙鷗水光注藍山光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閱古地圖無有此洲蓋泥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歲月之久家漸擴田稍墾娼婦從聚今為一行樂場二酒樓連軒一日鹽於一日金龜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櫓可數風帆上欄

眺望甚佳聞鵬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無而纔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卧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容追花候聘妓閑宴自遠望之真展采蓮之圖亭即舟風連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

大倉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裡粉香新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 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燦潤香撲簾杯間得二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戸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  
勉雨來時涼霧籠。  
手揚細簾放不  
得，潤香吹盡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已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纔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豎梯，管人更番登梯，把千里鏡探張商帆，船有號認其為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為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渺茫，帆影明滅，快豁魂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范漠，沁丘相傾，林松點綴，顧南則彌彦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畫矣。友人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罷潮頭綠似苔，  
日和阜上晚開晴。  
妙脂妹粉催粧，  
急報道，號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一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  
鷗破晴烟去復還。  
佐島羽州渾如畫，  
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戶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靨，體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衙檢賈舶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檎，翠塢小日有詩云。

林檎此地使郎疑，  
不啻娘妍菓亦妍。  
想像治粧微醉，  
態臙脂潮臉露娟娟。



寄居村

往時寄居  
氏住所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搬  
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爲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  
店住于林中曰行形亭塔起數榭待遊客容携妓至松  
韻和絲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路拳復堂鈴木  
氏  
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狐王廟絲管聲喧六合庵

庵今  
沒

亭後得丘安穀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棚  
青帘招客

新斥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鯧秋鮓此爲最大漁獨乏鱣  
蠓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槩自與  
州至所謂客魚味之值貴入冬八眼鱸出值甚賤略堪  
爲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爲善始不讓上國之佳釀  
復堂有詩云

搶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杯名知不七十二  
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予  
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動三  
禪賡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鯧魚爲第一漁鮓次之鮓中秋至冬鯧中春及夏東風  
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苦覆其上左右開門聚

居于其中爰炊爰寢。鯁之來海面鷗聚而起。望鳥知伏。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速走舟行。下網距岸數里。圍繞而回。鯁陷死地。不能脫也。左右戮力挽網。或偏舟復走。建櫓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則分右助之。網正而倒。櫓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爭出助力。皆赤身禪纜。遮腰下。間助力者不唯受其直。網中之魚除鯁魚外。分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糜至於。是酒肆就濱起棚。風帘飄雲。芳烟走海。嬌容拉裙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轉沙漠。境闊佳麗。網有囊。所謂九罟。漁者踏浪叫喚。毳鯁於囊中。既挽畢。鯁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金。漁人凱歌。觀者撒筵。

一日劍客佐佐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誤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狠拳亂打。衆畏不敢聲。一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狹。啄魚敵視我乎。此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逃去。某益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對。請一試辱。教拓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又何用。愧一愧拔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搦戰一會。某漸漸刀亂招架不住。士喝一聲。槍入砍倒。觀者為快。喝采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詳之。古記錄所載。佐佐木氏蹄馬寮軒。不知何許人。士人荒木氏稱主水。羽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

宮川齋藤二氏云

鯉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容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送囊  
鱗銀交易為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妓衣  
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不這風味鉤他一嬌笑麼  
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知他日不  
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筆賦漁家樂  
境果然使汝披漁簑何如堪苦我只在八千八水上度  
活未試八百八孀風味况那聲妓奈得下筋嗚呼尚志  
堂味方詠孀一絕云  
姊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狂  
淡別有多情孀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渡頭口

占云

溪流分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轟萬雷多少商帆開如  
織一帆纜落一帆開

法座

鸞家說法聽者群聚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斥繁昌  
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土  
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比隣  
相和按越人溫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溫柔敦之  
愚痴禮曰溫柔敦厚其敬也愚越亦然或曰然則越

無一人知者邪。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不過言其敝。凡事之敝，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諸禮發墳墓，儒敝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纜受小蟲之苦，而極樂往生不夢見也。

新斥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客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坐說法，因謂之。法座其說曰：下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魔王所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眾生超昇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今眾生發願信心，唱佛名，必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持名號，足矣。神

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謦咳一聲，說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利瑪瑙合成，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宣。彌陀之本願，欲使慾界眾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萬劫之快樂。以故眾生發願一心不亂，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亦是金天堂，亦無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房錢亦不貲。譬今欲遊遠方，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生前，快捐金錢，預種福。

緣佛亦不能度無緣衆生久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譬  
之人游新斥嫖妓不破重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  
土理則一樣汝善男女須解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  
茶毘何如得帶錢經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爲三歸依送  
我金錢即奉佛也千萬男女南牟一口箇箇拋錢婆婆  
泣下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  
人之爲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舉體  
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凰  
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

如螓手如蕤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  
亦足且人各有所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  
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見姣雖遊三都妓  
院果見姣則未矣况此地悲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  
螓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蕤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  
筵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  
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  
難了况所聞安得審之且所告之人亦或佞於其所  
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閱土人花案  
也

錄時居士聞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可羅致百兩翹

楚而一一品階而容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措  
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隱嘗言必不來  
把棒呼狗窮措大喚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  
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哉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  
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  
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  
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  
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  
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  
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况品妓女不如無筆也

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閱卷曰淑女且孔子不  
削鄭衛書亦閱卷曰登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  
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蓋妓見金夫  
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  
熟著頭巾我所不取也某曰諾於是乎記

阿芳亭池田碩人頰美而艷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亭間瀨姿眉清麗天資溫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亭島本妙齡善舞眉目如畫予贈以一絕云玉蕊吹

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

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阿八重亭會津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亭會津 艷豐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擲亭 年甫十一星眸桃靨輕妙度舞呀謂寶貝

阿代亭會津 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亭藤 田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亭木葉 殊色纖妍風度超群

阿芳物瀨亭 濯濯春柳香烟薰月

阿志女亭敦 賀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亭會津 舉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鹽亭 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亭小 熊舞蹈輕便揚花因風

阿北漆亭 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 手逞三絃之操態不愧嬌之一字

阿稔梯亭 梅花獻笑鶯喉轉玉

阿蕩亭田卷 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 姿眉娉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 蘭身蕙才風流自命

阿雛亭加賀 茶蘼携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 善按舞善擷笛才賽姿色

阿繁鹽亭 綽態柔情漁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鹿亭金澤 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亭加賀 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蓮亭佐渡 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勝見 艷冶嬋娟顧眄自憐

阿傳加賀 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世知下總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淫

滅贅記 平事見表

涌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越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寶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為民住新斥賣兵器開布舖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敏英敏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明壬寅州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為二俟來歲納其一而翌年天下凶歉賈船不至米價翔踊資財不通民窮不能辦措池文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屬竝殘忍督促不

少貸英敏憤而恤之密與衆謀欲告訖延期坊吏察知誣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進益欲奪英敏且仇於所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驍勇善戰衙兵抵當不得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發石垣氏躍馬突出衆辟易欲逃有黑裝束者麾衆叫聲空炮不足畏也舞劍取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回馬便走佐野氏在後隊令言虛炮不為用速下鈎子炮復發權太善七竝立斃黑裝束人令衆乘屋擲薪木此地所用薪如形圖而實兩不能復裝炮衙兵遂敗衆捉池氏打殺危死毀仇家



九十數戶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  
果能檢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束人迎戰石  
垣氏殆危其僕幸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力砍  
翻石垣氏纔得脫衆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  
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衆怒  
未征而鄉勇既散乃紿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衆須  
藤規方座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解本城收獄  
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終身於獄  
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容就死泣有  
絕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幽家坊吏某等竝譴逐嗚  
呼殺身成仁英敏者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漸豈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世如  
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爲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  
仲勉世既遠則并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  
十八游京師爲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阪游事於岸  
和田侯受其廩給寬政二年卒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以  
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贖  
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誠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

師名勳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年三十九  
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輅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画珠巧花鳥無善  
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寓  
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某歲  
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没文化十  
三年八月也年廿五

藤田氏名鼎字某行迹不詳有荆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簾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似憐燈火  
細流光點點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訣  
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法稱  
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號華陽能画著画乘要略

玉木氏名勝良稱彦兵衛好國學善歌

釋興雲住持善導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釋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釋鐵龍興雲弟子嗣衣鉢能画巧山水

釋不還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鷲濱漁家子適江戶為谷風弟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偈

鷲洲長野氏又號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予誌其墓

江口氏號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者莫不投馬當初擁資者聚好文愛客今則受檀那之稱者莫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稱仙右衛門號白仙子誌其兆

###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為人之道必始於孝可資以事况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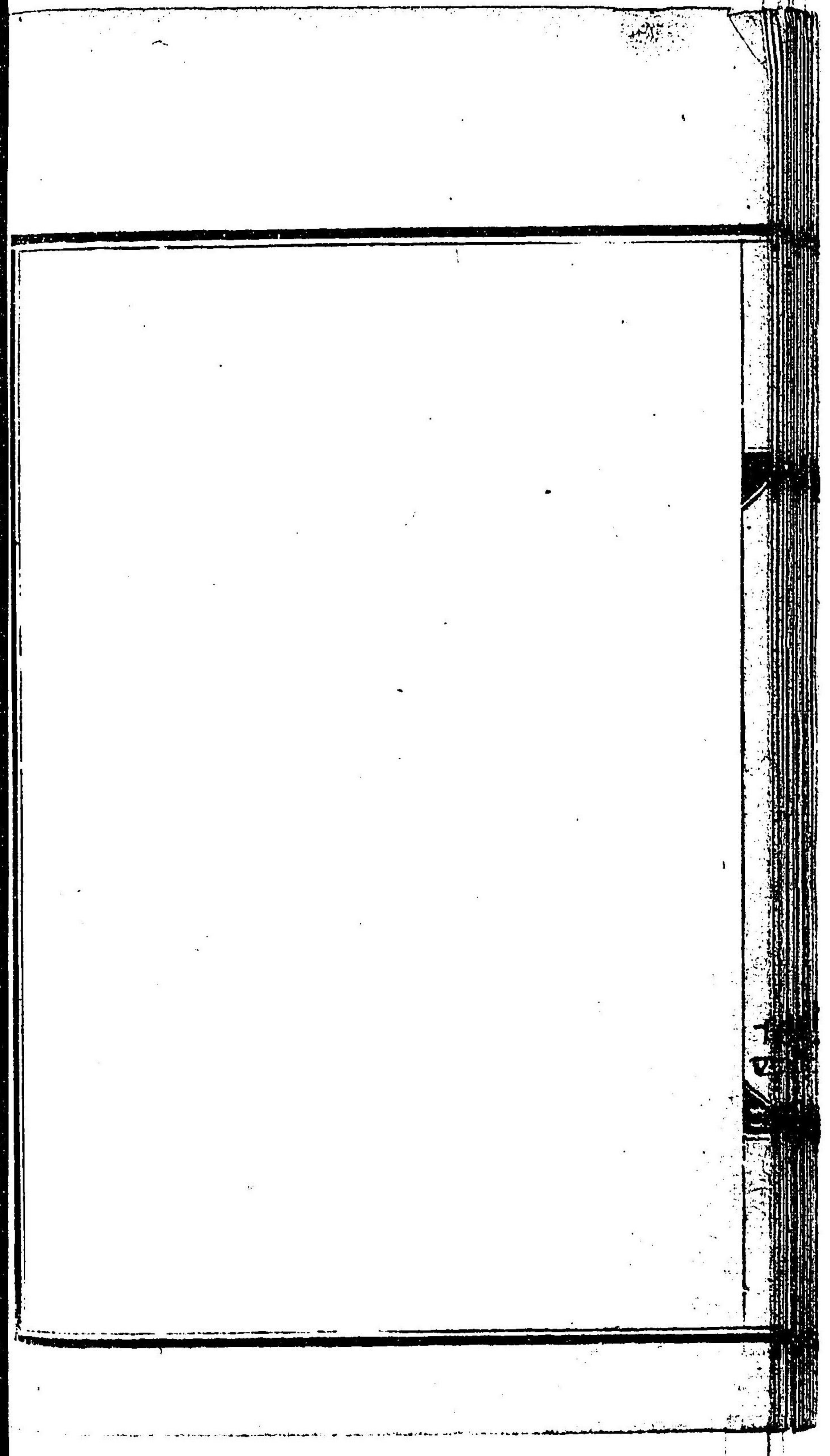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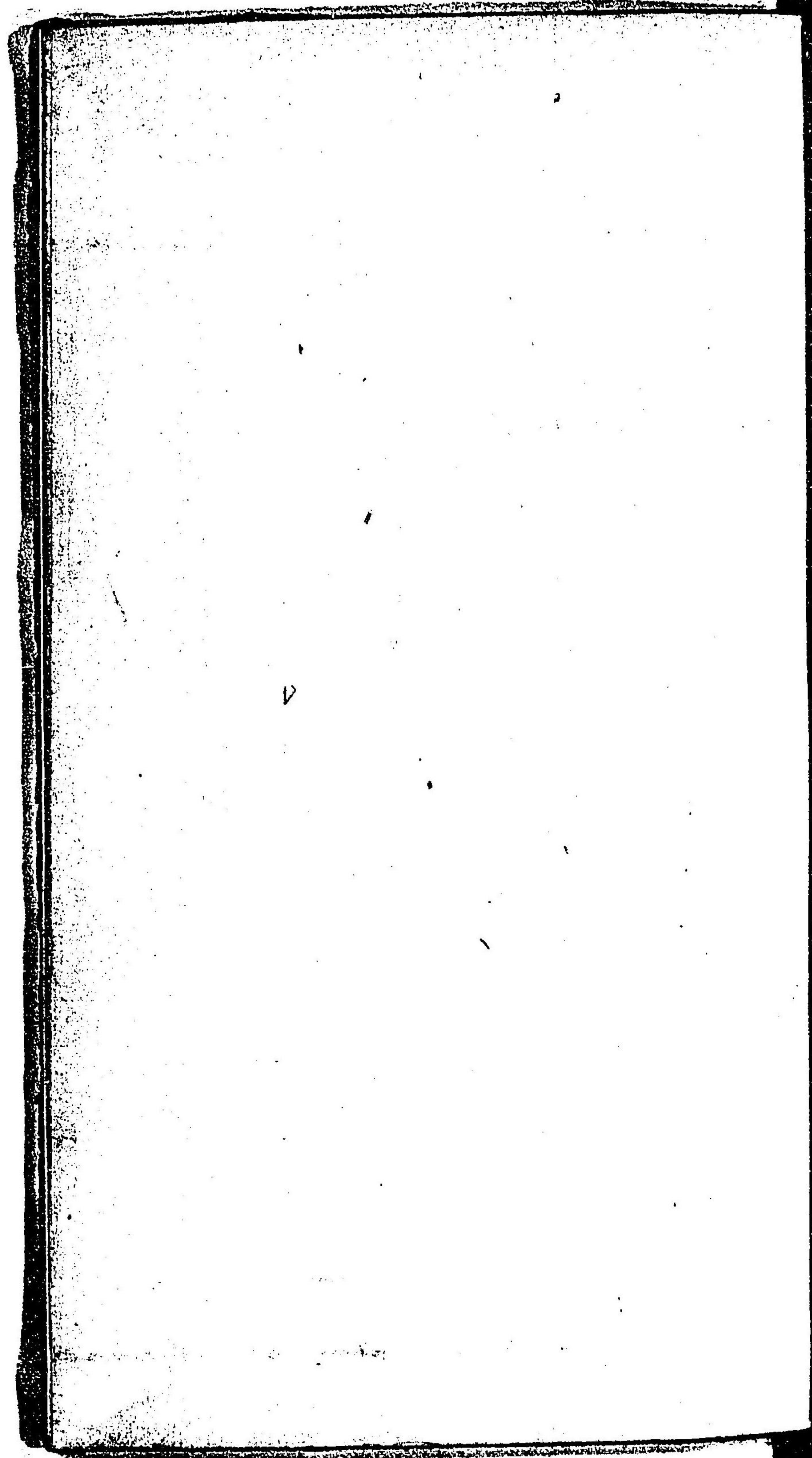
資以仕君可資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為始乃孝而子可稱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稱細論之則莫違禮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之難而孝仕士之孝戰沒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全當事爭觀邑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夫之孝其可不敬乎是以官賞賜旌其閭閻得之而光鄉得之而光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斥云

工人市郎兵衛早亡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官賜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挺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曾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廿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戶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住町田氏後町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亨  
元年賜銀五挺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母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勢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枚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三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口  
寶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新斥賦此贈之詩曰

白首窮經竟堪耻黃金買爵抑何榮一人忠孝萬人  
悅不啻朝家錄姓名



123  
5  
24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contains a table that is almost entirely obscured by noise and high contrast. The grid line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iscern, but a general structure of columns and rows is visible. The text within the cells is completely illegible.

